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历史语言学和 语言演变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change

Roger Lass /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剑桥大学出版社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西方语言学视野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change**

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演变

[南非] Roger Lass 著

朱晓农 寸熙 导读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剑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语言学 and 语言演变 =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change/ (南非) 拉斯 (Lass, R.) 著.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7. 6
(西方语言学视野)

ISBN 978-7-5062-8285-7

I. 历... II. 拉... III. 语言学史—研究—英文
IV. H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3166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 1997

This reprint edition is publish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Syndicate of the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England

本书原版最早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 1997 年出版

本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授权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独家出版

This edition is licensed for distribution and sale in China only, excluding Taiwan, Hong Kong SAR and Macao SAR,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and sold elsewhere.

本版仅限于中国 (不含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境内发行和销售。

历史语言学 and 语言演变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change

著 者: [南非] Roger Lass

导 读: 朱晓农 寸熙

责任编辑: 陈晓辉

装帧设计: 然则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http://www.wpcbj.com.cn>

地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及外文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1 × 1245 1/24

印 张: 20

字 数: 515 千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2-8285-7/H · 971

版权登记: 京权图字 01-2006-2972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方语言学视野

专家委员会

主 任 沈家煊 陆俭明 胡壮麟 桂诗春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言仁	文秋芳	方 梅	王立非	王初明
王建勤	王洪君	冉永平	冯志伟	宁春岩
石 锋	刘丹青	朱庆之	任绍曾	刘振前
岑运强	陈永明	何自然	李小凡	李向农
李战子	李柏令	陆丙甫	陆汝占	沈 阳
吴福祥	汪国胜	杨永林	杨亦鸣	杨信彰
张伯江	张德禄	张 博	姚小平	胡建华
姜望琪	祝畹瑾	高一虹	高立群	顾曰国
郭 锐	钱 军	袁毓林	曹广顺	崔 刚
崔希亮	黄国文	程 工	程晓堂	董秀芳
彭宣维	曾晓渝	潘文国		

总策划 郭 力

西方语言学视野

海外专家委员会

主 任 黄正德 贝罗贝 丁邦新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惠 石毓智 孙景涛 冯胜利 刘勋宁
朱晓农 张洪明 张 敏 徐 杰

总策划 郭 力

总 序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是国内最早通过版权贸易出版影印海外科技图书和期刊的出版机构，为我国的教学和科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读者，我自己也是得益于这项工作的人之一。现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打算引进出版一套“西方语言学视野”系列丛书，一定也会受到广大研究语言、教学语言的人士的欢迎。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宗旨是，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我认为，从总体上讲，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世界介绍给中国这项任务还是主要的。西方的语言学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和变化是很快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很多，特别是在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方面。跟我们的近邻日本相比，据我所知，我们翻译、引进西方语言学著作无论在速度还是数量上都是有差距的。不错，从《马氏文通》开始，我们就在不断地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有人会问，这样的引进和学习还要继续到哪一天？其实，世界范围内各种学术传统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是永恒的，我们既要有奋起直追的勇气、独立创新的精神，也要有宽广平和的心态。要使我们的语言研究领先于世界，除了要继承我们传统中的优秀部分，还必须将别人先进的东西学到手，至少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创新。

这套丛书叫“西方语言学视野”，顾名思义，就是要开拓我们的视野。理论和方法姑且不谈，单就关注的语言而言，我们的视野还不够开阔，对世界上各种各样其他民族

的语言是个什么状况，有什么特点，关心不够，了解得更少，这肯定不利于我们探究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我们需要多引进一些语言类型学方面的书，看来出版社已经有这方面的考虑和计划。我发现这套丛书中有了一本是《历史句法学的跨语言视角》，另一本是《语法化的世界词库》，都是从各种语言的比较来看语言演变的普遍规律。还有一本是《语言与认知的空间——探索认知的多样性》，大概是从语言的多样性来看认知方式的多样性。这都是值得我们参考学习的。

请专家给每本引进的书写一个导读，这是一个帮助一般读者阅读原著的好办法。种种原因不能通读原著的人，至少也可以从导读中了解到全书的概貌和要点。最后希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能不断给这套丛书增添新的成员，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沈家煊

2007年2月

《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演变》 导读

朱晓农 寸熙

一、学科与作者

本书作为“剑桥语言学研究丛书”，1997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正文390页，另加各种附页56页（33 + xxiii），篇幅不小。本书有几方面的理由值得评价，首先是这门科目“历史语言学”值得介绍，其次是作者罗杰·拉斯有点特别，此书因而写得与众不同。

历史语言学我们都知道，就是由于它在19世纪初兴起，才使语言学成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两百年来的历史语言学中最常用的、最重要的方法叫“比较法”，所以这门学科又叫“历史比较语言学”。“历史—比较”的辐射威力我们可以看两个例子，一个是在20世纪初，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声称科学的方法只有“历史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另一个例子是，历史比较语言学把共时的语言分布看成是历史演变的各个阶段。这种观点流传之广，让我们都以为比如说汉字是代表着早期的文字发展阶段，拼音文字则是代表着高级的阶段（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么说简单了点）。有关这门学科的现状，最后一节再谈。

本书作者罗杰·拉斯，南非开普敦大学语言学系的荣休教授，1999年学校授予他历史比较语言学杰出教授称号。2002年，他们系里出版了一本庆祝他65寿辰的论文集。此前他60岁时，波兰的波兹南大学也曾为他出版过一本祝寿论文集。拉斯在一般语言学、语音学、音系学、语言演化等方面都有著述，当然他主要是一位英语和英语史专家，著有《古英语》（*Old English*），还编过一卷《剑桥英语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Volume 3, 1476-1776*），都是剑桥出版社出版的。

拉斯一向给人的印象是写教材的高手。二十多年前他为剑桥丛书写了一本音系学课本 (Lass 1984), 广受专家重视, 认为他概念清楚, 哪些重要, 从不含糊, 该告诉学生的不会漏掉。不过, 学生方面并不领情, 尤其是非英语国家的学生以为太深, 难以掌握。此次写的历史语言学课本, 优点缺点, 一仍旧贯, 概念清晰、重点突出是优点, 而另一方面, 又眼光高, 角度多, 玄、道均有论及。“玄”的是本体论, “道”的是方法论。一般的历史语言学家是不会关心那么多东西的。他又爱好多, 生物学、文学、哲学都有点在行, 免不了时时掉书袋。本来这本书是按教科书来写的, 可写着写着, 拉斯就不安于教书匠的身份了, 于是放弃了面面俱到, 按他的哲学倾向和学术爱好恣意褒贬一些他关心的课题, 所以他称之为是本“成人教材”。所有种种, 都使这本内容本来就难理解的书, 就更需要有个介绍了。

二、内容评介

本书正文七章加一小段开场白谈他的时间观。前五章主要是围绕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论来谈的, 包括历史材料的性质及其解读, 历史重构的合理性, 接触产生的变化和内部变化之间的关系。后两章利用前面所提供的材料来处理更宏观也更具争议的问题, 比如在动态系统中来分析语言的可能性, 解释的问题, 本体论的相对性和作者的看法, 以及个体和群体在描述和说明变化时的作用。本书所涉及的语言材料, 主要是印欧语, 尤其以英语和德语为主, 兼及达罗毗荼语和乌拉尔语。书中对于音韵的讨论多过对于其它语言层面的讨论。这是因为印欧语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中扮演着根基的角色, 而强调音韵学, 是因为新语法学派提出的语音演变规律是语言重构和谱系树假说的保障。

在正文之前还有一个前言, 阐述拉斯关于方法论的基本立场。从他提出的问题来看, 他是要对历史语言学的基本观念加以梳理。当然, 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未超出传统的历史语言学。这些方法论问题包括: 历史语言学的材料应该包括哪些? 这些材料的可靠性如何? 我们所使用的重建历史的标准技术, 其经验基础如何? 我们凭着这套技术所重构的“事实”能反映过去语言的状况及所发生的变化吗? 历史语言学家接受材料, 可也创造材料, 后者到底比前者多

多少？历史学家在多大程度上创造材料？拉斯得出的结论有人会觉得匪夷所思：我们描绘历史图景的方法远远好过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材料。也正是由于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保证了我们事业存在的价值。

拉斯不同意诸如“功能性”、“标记性”和“倾向性”的解释，同时也批评了诠释学（hermeneutics）本身。拉斯还对最近的一些关于语言分类的学说提出批评。而对于历史语言学方法中暗藏的危机他警告道：最后的演化在大多数领域里看来是充满希望的，但并不表示每一件事都是玫瑰色的。人们还没有注意到，我们所珍爱的并反复证实的结论正在被瓦解，这是由方法论内部的问题，材料和技术连接的问题，对于资源的模糊不清，和一丁点习惯性的逻辑错误所致。

拉斯经常从其它领域借用资源，譬如一些用来描述抽象概念的图像、对比和术语，尤其是演化生物学里借用一些术语。他把这些不熟悉的术语重铸用于历史语言学，是为了显示历史语言学并不是那么特殊，它也属于普遍科学里涉及历史演化系统的研究范畴，语言的演化也服从于普遍的演化原则。这儿顺便澄清一个术语，evolution 最早译为“天演”，现在最常见的是“进化”。借用到语言学、音法学（=语音学 $\cap$ 音韵学 $\cap$ 音系学 $\cap$ 方言学 $\cap$ 类型学，即为多门学科的相交体）中，译为“演化”较好，理由是我们实在不清楚语言变化是否有方向、有目的，是否在“进步”，用“演化”中性点，所以我们也不用“发展”一词表示语言变化。

拉斯的观点与现行理论相反，他想要复兴一种传统观点：人不是语言的建造者，而是语言的使用者，人使用的是语言系统在历史中演化的结果。因此不强调个体或者是群体在语言发展中的作用，而是把语言看成是一个充满变体的集合在时间中的运动。拉斯自称是一个顽固的结构主义者，他关注的是系统，而不是使用者。有关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可看第七章。以下逐章扼要介绍，并适时加以评论。

第一章：过去、现在、历史学家

开门见山，拉斯提出进行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齐一性和隐喻性的创造。他区分两种历史知识，一种是直接来源于历史证据的，另一种知识是间接的，通过理论，从今天所知道的情况出

发，从一些遗失了的或模糊不清的证据当中推理出来的，或者通过隐喻性的创造，从本来无序又无聊的东西里找出有序和令人兴奋的历史知识来。如果进行推理和解释的原则是有效的，那么第二种类型的知识也和第一种知识一样有用，而且成为历史记录的一部分。齐一性的假设是方法论的第一条公理。它关注的是古今事物内部的一致而非外形的一致。齐一性的一个弱推论就是齐一可能性。历史是必然和随机作用的结果，正是在有规律的历史轨道中不断地出现随机事件的浪潮，才保证了历史的丰富和独特。有关历史语言学中的齐一性原则，可以参看朱晓农（2006c）。

隐喻性的创造是历史学家所使用的重构历史的一种重要方法。隐喻是一个认知的入口。当我们所要认识的对象是晦涩难懂，也难以从本体论上进行解释时，隐喻却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它。一个用隐喻来解释历史的著名例子是英语的元音大转移。“元音大转移”这个新概念，是由想象构造出来的。它的建立，启示我们原来那些零散的个别历史记录中的读音现象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我们可以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来发掘新的问题，比如关于这个链式变化的顺序，变化的方向，是推链还是拉链，这个变化的动力来源等。隐喻可以定义和创造出新的概念范畴，并把他们合法化，纳入到我们的知识体系，丰富人的认知。现在我们知道，元音大转移是个普遍现象，而且可以用“音法学”的原理来解释，见朱晓农（2005）。

这第一章集中讨论了拉斯的历史观，要点如下：（1）过去是不能直接获知的，也不是独立“客观”存在于我们之外等我们去采摘的；（2）但过去是可获知的，这就要通过从以理论指导的解释和对证据的评估进行演绎推理，如果中间环节证据有缺失，就要以演绎推理来重建，这最终将成为“记载”的一部分；（3）历史学中方法论的第一公理是齐一性原理；（4）齐一性原理的一个弱形式定理是共性概率原则，即构拟往概率大的方向去做（读者有兴趣可参看朱晓农，2004）；（5）历史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产物，用潘光旦的说法就是“因缘”，因是规律，缘是触发媒介。定律施行于连串偶发事件，总可能导致预期事件，而历史的多样性和唯一性也由此得到保证。

第二章：书面记载：证据和论证

历史书面材料并非可以拿来就用，对材料要有谨慎分辨和论证。拉斯凭借对研究英语历史的丰富经验，详细地叙述了在分辨材料的性质时要注意的各种技术问题，以及如何对材料所反映的历史情形进行解读。他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内容，在19世纪以前的语音学家们用来描述发音的各种情况时所使用的语言，例如：“肥” fat，“瘦” thin，“朦胧的” obscure，“尖利的” sharp，“粗糙的” rough等。由于对发音机能和发音器官运动的了解是很后来的事情了，那么如何评估这些早期材料的价值（因为其中也是良莠不齐），又如何解释这些语言所描述的现象？从而可以从这些历史材料中了解在某个历史时期这些音的语音实质。

我们举一个汉语研究中的例子来帮助拉斯讲清楚如何释读古书，如何利用现代方法、现代科学来解读历史记载中的语音实质这个问题。朱晓农（2007）是一项通过释读古书记载“上声厉而举”来重建古上声语音实质的“音法学”研究。古人的记载如“厉而举”并不是专为语言学而作的描写，对此类记载无视他固然不对，而绝对据此立论就更糟，那就会招致历史上常见的“纸上谈韵”式主观玄辩。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中庸而健康的读书态度，就是在“不信书”和“尽信书”之间保持适度平衡。但如何保持这平衡就不是光有良好愿望就行的，这需要逻辑训练。在释读古书时还有一个所谓的“穷尽性研究”那么一说。朱晓农从前做硕士论文时，题目是宋词韵。于是把唐圭璋两万多首《全宋词》的韵脚抄一遍。散逸宋词或许还有一首半阙的，但大体上算是“穷尽”了（参看朱晓农1989，2006：188-300）。这种死功夫值得下，不过也要明白，这种所谓的“穷尽”从方法论上来说说是虚假的。语言是个无穷集合，语言材料是穷尽不了的，朱晓农从前那种“穷尽”实际上只涉及不完备、非自主的取样问题。当然，这种由他人不是为语言学目的留存的样本也可看做是随机取样，所以用做重建古韵部也还合适。相比之下，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种远为重要的穷尽式研究，那就是穷尽各种逻辑可能性（这也是当代语言类型学的一个特点）。而且，随着电子资料检索日益方便，前一种穷尽式日益方便，因而后一种穷尽式研究就显得愈益重要。对于古书记载可取的态度应该是：以此记

载为出发点，假定历史上发生过这件事，然后以今天的知识为依据，穷尽各种逻辑可能性，再提出一个最佳方案去解释他。以本项研究来说，我们以历史上有过“厉而举”的上声为出发点，然后在民族语和汉语方言实地调查中发现假声高调的两种情况，再从发音上穷尽考察导致“厉”“举”的所有可能与不可能因素，由此得出四声之初上声带假声，再辅以各种相关文献（沈约的描述、平仄的含义、梵汉音译、王梵志的韵式），补上一个喉塞尾。这种结合文献、现代科学、方言民语田野调查材料，根据多项性质迥异，但指向同一的证据来综合考察历史音韵演变的“音法学”的方法和取向可以用两句名言来概括：第一句是“以今释古”，这句话过去被当成贬义，但自从社会语言学兴起，从共时变异来探讨历史音变已经发展成系统方法，拉波夫（Labov 1975）有篇文章就用“以今释古”来题名；第二句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中研院史语所筹备处，1928），此为当年史语所的开办宗旨，研究语音演化就是要上穷千年历史文献，下尽远乡僻壤的“别国方言”“绝代语”，再以现代科学的方法去以今释古。

第三章：亲属性、祖语、比较

在这一章中，拉斯从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出发，来探索一些关于语言谱系的复杂概念，以及语言分类的问题。

亲属关系是非常特殊的对象，是有历史的系统。历史，不是一个静止的，他的变化从来不重复。真正的亲属关系是以不断增加的分歧为特征的，尽管这不能排除循环的重复。语言的历史大体上也呈现出这样的特性。这是我们进行重构的必要条件。

演化系统在数学理论中被看成是一种敏感的建立在初始条件上的动力系统。初始条件的一点点不同，可能造成从同一点发展出来的后代子关系有惊人的不同。历史地演化的实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偶发的个体，所以是不可重复的。历史性自己保证了它的连续性和不断增加的区别性，因为任何一个阶段都是前一个阶段各种因素作用的产物，而且以后的时期将会比前一个时期有更多的历史（Allen 1992：119）。不可逆性和不断增加的区别性可能成为更复杂的初始条件或者系统结构，或者既是初始条件也是系统结构。

但是，音韵系统似乎并不遵从这种历史演变的不可逆性。因为

音韵系统的变化常常呈现出循环现象。

任何系统，只要不是建立在恒久不变的物质媒介的基础上的，都要通过复制自己来延续历史。比如：语言系统是一个符号系统，并没有真正的物质形式。又比如一个生物体，虽然有物质外体，但是可朽坏的。这样的系统其历史就是不断的复制的故事。成功的复制保证了系统的稳定不变性，而失败的复制使家庭成员之间各有不同，如果这种不同是可以遗传的，那么就铸成了历史的演化系统的多样性。语言系统在复制的过程中产生错误，而这些错误成为变体，被选择的变体就可以进入到系统中，成为语言系统演化的一个分子。

从谱系的角度看，复制的错误可以用来定义从母体的枝干上发展出来的新枝，一个新的品种。语言的定义也一样，用复制中出现的错误来作为定义新的语言的标志。所以“家族”就是有共同的复制错误（共同创新）的亲属关系。

语言系统的演化除了分化（diverge），还有相反的趋同（homoplasy）变化，包括汇聚（convergence），杂交（Hybridization）或转移（transfer），以及反转（reversal）或倒退（retrograde）的变化。趋同演化（convergent evolution），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亲属支系中独立的发展出相同的特征，例如鸟的翅膀和蝙蝠的翅膀就是一种趋同演化。杂交或转移，是指某个特征从一个支系传到另一个。反转或倒退，是指某个已经消失的特征再次出现，并且由这个“旧特征”定义出一个新的支系，类似于“返祖现象”。

语言谱系树的分类是建立在规则的语音对应上的。规则的音变是进行语言谱系分类和历史重构的基础。

从19世纪以来，新语法学派提出的音变规律不断受到修正，包括拉波夫的共时变异理论（主要是语言变化的内部、外部因素）和词汇扩散理论（有序异质和竞争理论）。但是也正是在这些互相竞争的理论基础上，我们达成了关于语言变化的更多一致的认识。拉斯并不认为，变体的出现，和由于异质竞争未完成而中断了的音变，能够否定新语法学派提出的音变规律。他认为如果放到一个更大的图画里，语音变化仍然是从一个元素到另一个元素的变化，哪些元素可以进入这个音变是受到限制的。所以当我们要去追溯一个音的源头时，我们总是在有限的几个元素当中来选。这样就保证了我们用比较语音对应规律的方法来给语言分类不会太离谱。

拉斯对于 Greenberg 等人在建构超语系时使用的方法提出强烈的质疑。他认为他们的方法是选取那些表面相似实际上并不同源的材料,而丢弃那些本来同源却外表不同的材料,这样做会漏掉许多重要联系。一个著名的用来建立欧亚语言之间联系例子就是“Mittian”或者“me-thee”现象:第一人称都含有/m/作为标记;而第二人称都含有/t/作为标记。拉斯说,很难想象他们用这样的相似性来作为判断超语系的标准,尤其是当这些语言长期在地理上相邻接,很难排除借用的可能性。Greenberg (1987), Bomhard (1990), Ruhlen (1991) 都声称他们发现了大量的同源词 (cognates), 即从不同语言中找出来的具有语意和语音相似性的词。他们把这些语义和语音上的相似解释为有共同来源。拉斯指出: 这些系属分类是有问题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 他们把词汇貌似性 (lexical resemblance) 看得比语音规律 (sound laws)、形态近似性 (inflectional similarities) 更重要, 用词汇的某种共同现象来作为判断系属关系的决定条件。正像 Campbell (1990: 125-6) 所说, 如果只是把相似处列成表格, 那么你可以根据你对相似性的判断而作出任何可能的分类; 但是却不能保证这样的分类具有历史的价值。

第四章: 汇聚和接触

这一章拉斯称为方法论的插曲, 可能是因为此章内容涉及接触语言学, 与传统历史语言学主旋律不同。拉斯想清理一下由汇聚和接触引起的容易混淆的现象。这主要有两个问题: (1) 在同族语中, 有些共同点是继承物, 有些却是独立趋同发展的结果; (2) 还要把接触结果和上述两种情况区分开。

拉斯宁愿用“趋同”(homoplasy), 而不是“汇聚”(convergence), 尽管本章标题还是用了“汇聚”。在生物学里, “汇聚”一般是指不同种类的生物独立地发展出相同或类似的特性。但在区域历史语言学里, 这个术语通常用来指的是在生物学里很少见的一种趋同现象, 即通过在相邻空间里的扩散作用, 而在不同种类的生物之中发展出相同或类似的特性来, 例如某种遗传的抗药性可以从一种细菌传给另一种细菌 (细菌存在于相邻空间)。在聚合现象中, 有一些是非常明显的扩散, 例如两个语言之间互相的借贷, 而有的则是从同一个祖语那里继承的相同的特性。而其中一种被称为“区域汇

聚”的现象仍然让人很伤脑筋，因为这些趋同的特征并非明显的借贷，但是他们在地理分布上又聚集在一起，又好像是通过接触而产生的。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种接触的机制和一般的借贷是不同的。诸如此类的棘手问题，拉斯逐一加以讨论，如何来区分扩散和继承，甚至在我们不能分辨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拉斯提出一个论点：越是自然的特征，越有可能是许多不同的语言汇聚所形成的特性；而越不自然的特征，则越有可能是遗传的特征。至于如何定义“自然”，这似乎又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不过拉斯已经注意到近来语音学和音韵学的发展中，从物理、听感和认知的角度来解释音变的成果。他认为可以从这些方面来定义某种特性是不是“自然”。有时虽然不能解释特征的“自然”性，但是如果这种特征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那么也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的。甚至是某种看起来很奇异的特性，如果它是跨语言地普遍存在的，也可以认为它是聚变产生的。因为如果一种变化可以在这里发生，又可以在那里发生，那么也有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发生。如果这种特征集中出现于某个区域或者某个语系，那么它就更有可能是聚变的结果了。

对于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借贷的，拉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个最值得相信的可借贷的语言特征的次序是 Hock (1991) 提出的。他认为最容易被借贷的是出现于某种特殊形式的谈话里面的词，或者新的人造物品的名字和文化项目的名称。而羡慕和模仿优势语言是促使一些并不容易被借贷的词汇被借贷的原因。基本词更为稳固而不易被借贷。但是这样的一个程序操作起来遇到很多麻烦，尤其是当我们碰到古老的词汇而对于当时的社会语言情况一无所知的时候。更有甚者，语法曾经被认为是语言的深层结构而不能被借贷，其实不然，只要接触足够深，时间足够长，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借贷。语言学家因此需要知道如何鉴别这些舶来品。有时看似外来的东西其实是本土自生的，有时觉得不大可能借用的却偏偏又是舶来的。有的时候“相似”却意味着在不同的上下文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因此不能光凭“相似”就判断某种东西是从别的语言中借来的。有关接触的各种情况，可参看朱晓农、寸熙（2006）。

去年五月间本文作者之一在台湾开会，碰到沈君锺伟从美国来，

他说咱们是“三同”：同学、同行、桐乡（是“桐乡”，不是“同乡”），聊了三个大半夜，了解到他竟变成了拉斯所谓的“接触浪漫派”（contact romantics，拉斯是不同意接触浪漫派的）。以前的历史语言学，凡有可能，都用谱系树来解释，实在不行了，则扔进“语言借贷”的垃圾箱。接触浪漫派正好相反，凡有可能，先用语言接触来解释。也许锺伟没有走到接触浪漫派的最后一步，即认定那些接触语言都是克里奥语言（如有误解请锺伟包涵）。

第五章：重建的性质

前面讲了很多关于如何理清语言之间亲属关系的问题，第五章讲述如何利用材料来重建语言的历史，涉及一些重要的原则，如语音渐变性假设。这是一个在拟构音变时普遍遵循的规则。但对材料和语音知识的了解使我们看到，音变常常是跳跃性的。有时在重构的过程中，碰到无法填补的空缺，很可能这不是音变的结果，而是借用。

拉斯也提出了几个关于推测的原则：1. 过程自然性原则；2. 系统自然性原则，（不要违背语言类型的普遍性原则）；3. 简单原则；4. 语音合理性原则；5. 家族连续性原则；6. 怪异条件（重构的成分越怪异，越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除非是家族遗传或者是区域特征）；7. 旅行箱似的构拟（把各种可能的变体都集中放在一个原始成分里）。

对于内部拟测法、时间顺序、形态和语法的重构拉斯都有很精辟的见解。

第六章：时间和演变：历史的轮廓

这最后两章哲学味浓起来了。拉斯从哲学中的“变化”概念入手，引述了古希腊好几位先哲。语言变化有线性，也有循环。拉斯区分两种语言变化的概念，一种是转移，另一种是替代。转移：从A变到B，就是从A转移到了B。替代这个概念为结构主义所钟爱，强调位置在系统中的稳定性，他把从A变到B看成是B取代了A原来的位置。Sweet则区分“有机”变化和外部变化。有机变化是指由误听、误解、同化、渐变等因素引起的音变。外部变化则是指类推或其它外部因素等引起的变化。他认为类推只是替代，而不是语音